



罗 洪

逝去的岁月

逝去的岁月

Shiqu De Suiyue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顺义冠中印刷厂印刷

字数 231,000 开本 787×1092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$12\frac{1}{8}$ 插页 3

1988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1988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 0,001—7,860

ISBN 7-02-000101-7/I·102

书号 10019·4209 定价 2.15 元



作 者 像

如云想不起自己在医院门口已经站了多久，也想不起自己走了多少曲折的路，才找到这个医院。天气阴沉的，似乎为人间的苦难和不幸，表示同情。深秋的凉意，卷着西风，为人们添上愁绪。

躲在医院门口的人，渐渐稀少，低声的感慨和小声的细语渐渐沉寂了，她才知道天色已经不早，暮色即将降临。

这长长的一段时间，她一直沉浸在凄婉苦楚的情感里。敌人的魔爪早已伸进这个“孤岛”，他们要谁的命，伸手就可以干掉。中华民族的好儿女，牺牲的已经不少。这一九三九年，“孤岛”上已经有多少暗杀事件。三个月来义卖会场被捣乱，带头追赶坏人的女工作人员，昨天下午中弹重伤，躺在这个医院里。

手 迹

序

收辑在这里的二十四个短篇,是我从一九三四年到一九四八年之间的一部分旧作。

重读这些旧作,感情是复杂的。首先是惶悚。这些内容上贫乏、文字上谄陋的文章,即使在写作的当时,也未必是什么值得称道的作品。到了四、五十年后的今天,自然更显得幼稚可笑了。但是既然已经写了,而且还曾哀印成集,在社会上流传,那么即使是“谬种”,也已经是客观存在,要消灭它、抹掉它、改变它都是不可能的了。还不如从这些故纸里面,发掘一些可资利用的史料,让今天的青年们看看旧中国的社会是个什么样子,从而想想新中国是何等可爱,今天的生活是何等幸福,这也算是起到重印这些旧作的一点作用。至于我个人,风霜雨雪,七十多个寒暑过去了,作为一个脚印留下来的,就只有这么一点东西;也就是这点东西,还可以作为个人回顾的凭借。马克思说:“一个成人不能再变成儿童,否则就变得稚气了。但是,儿童的天真不使他感到愉快吗?”(《〈政治经济学批判〉导言》)正是在这个意义上,我面对着这些幼稚的少作,有时也会感到喜悦。

我开始写作是在一九三〇年,那时我还不过二十岁左

右。怎么会走上文学创作这条道路，这问题我从来没有思考过。有位作家说过这样的话：“我是从探索人生出发走上文学道路的。”我有时回顾一下自己走过的路程，发现从事写作的动机多少也是出于对人生的探索。

我出生于江南一个不算太小的县城——松江，这里虽然离“十里洋场”的上海不远，可是封建意识却长期在这里统治。辛亥革命、“五四”运动、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，都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这个县城的面貌。只有世袭的封建地主，在这里始终过着优裕、舒适的生活。广大的劳动人民，特别是农民，却祖祖辈辈一直受着沉重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。至于封建思想的枷锁，则长期以来几乎一直紧紧地套在每个人的脖子上。我父亲是一个普通职员，靠菲薄的工资过日子，生活当然并不宽裕，而且工作也毫无保障。我记得他曾两次失业，每次都在半年以上，赋闲家居，只好搞一点零星的翻译工作，以养家糊口。但是，比起别的许多人家来，处境还算是好的。在我幼小的心灵上烙印最深的是，离我家不远处生活在小船上的那些难民，他们是从苏北逃荒来的，已经在这里安了家，干着一些本轻利薄的营生：有肩挑小担，卖小零食的；有手提小篮，卖小玩具的；有沿街叫卖，也有定点设摊的。而有些地痞流氓，还常常借端向他们敲诈勒索，弄得他们更加难以为生。我只看见那些船上的孩子，一年总有半载光着身子，缺衣少食，这光景着实叫人难过。为什么这些人就如此贫穷困苦呢？从我记事的时候起，这问号就打在我的心上。

十四岁那年,我离开家乡,到苏州女子师范学校念书,一住六年。我看到了国内军阀混战,国外帝国主义不断侵略我们,内忧外患,满目疮痍。后来上台执政的国民党反动派,也还是对外奴颜婢膝,恬不知耻地出卖民族国家利益,对内敲骨吸髓,变本加厉地欺压广大人民。于是在我年青的心里,又翻腾着这样一个问题:为什么我中华民族总是让人欺凌,任人宰割呢?在那几年中间,我阅读了不少中外文学名著,特别是我国的新文学作品,大大开扩了我的眼界,引起了我的深思。及至离开学校,踏上社会以后,接触的人多了,看到和听到的事也更复杂了。有的人使我同情,有的人叫我憎恨;有的事引起我的悲怆,有的事激起我的义愤。我好象有许多话要说,有许多问题要提出来,有许多感人的事和恼人的事要让人知道。就这样,我开始学写起小说来了。

一朝开了头,对创作就发生了兴趣,产生了感情,再也丢不开手里的笔了。到了抗日战争时期,我的生活起了很大的变化,离开故乡那个江南的县城,我在祖国广袤的土地上奔波飘荡。视野开阔,激情满怀。我用手里的笔愤怒地鞭挞那些认贼作父、为虎作伥、出卖灵魂的民族败类,揭露那些乘人之危、欺人以诈、谋取私利的社会蠹贼。同时我也热情地歌颂那些义无反顾、奔赴前线的志士,赞美那些为了祖国献出自己一切的青年。拿数量来说,抗日战争那几年里写的小说是比较多的。

抗战胜利以后,到全国解放前夕,我写的不多,而且所

取的题材也还是抗日战争中一再表现过的。

回顾我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，迈的步子一直是那么小，经过漫长的岁月，也没走多少路。几十年过去了，回头看看自己歪歪扭扭的脚印，只觉惶悚不已，惭怍无穷。记得我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集，题名为《腐鼠集》。《庄子·秋水》：“夫鹓鶵发于南海，而飞于北海，非梧桐不止，非练实不食，非醴泉不饮。于是鸱得腐鼠，鹓鶵过之，仰而视之曰：‘吓！’”我最近编就的一个短篇小说集，名曰《浮蚁集》，见《文选·张衡：〈南都赋〉》：“醪敷径寸，浮蚁若萍。”我把自己的作品一向视为卑不足道的东西。今天看来，它们更象是没有成熟的果子，或者象缺乏营养的婴孩，苍白干瘪，毫无生气，但要改变它们的素质已经是不可能了，那么就让它们带着各种各样的缺陷，在历史的洪流中，消亡或者残存下去吧。

作 者

一九八三年七月于大连

目 次

序.....	1
妈妈.....	1
念佛.....	11
母与女.....	23
稻穗还在田里的时候.....	30
烟馆小景.....	47
饿.....	61
到哪里去.....	67
薄暮的哀愁.....	91
猫.....	99
红虫.....	111
白的风暴.....	128
后死者.....	140
为了祖国的成长.....	176
倪胡子.....	186
这时代.....	196

践踏的喜悦·····	210
王伯炎与李四爷·····	232
邻居们·····	253
友谊·····	269
旅途·····	284
雪夜·····	290
覃老伯·····	298
刽子手·····	332
逝去的岁月·····	365

妈 妈

“爸爸，巧格力呢？……”孩子跳到父亲身边，想伸手到大衣口袋里，嚷着说。

“啊，今天没有买，明天吧，乖乖的！”父亲抱起小女孩，拉了那哥哥的手。走进书室来了。

那八岁的男孩，又拍了拍口袋，失望似的，噘着嘴说：

“已经三天没有买了，爸爸天天骗我们！”

五岁的女孩，从父亲手里滑下来，跑向门口去，一边嚷着：“陆妈，你说爸爸回来会买糖的，你骗我！”

做父亲的人，看着那小女孩跑跳着的背影，那活泼又伶俐的样儿，飘动的头发，不能不想起亡妻的情影了。又回头看见那大的孩子，正玩弄着两个美丽的小皮球，脸上还带点生气的样子，从侧面看去，活象亡妻的仪态呢。不知怎么的，他心里非常不安起来，好象抱歉又好象羞惭那样，从孩子身上把眼光移开，看向窗外去了。窗外有初开的碧桃和袅娜的稚柳，满眼都笼着春意，亡妻的影子，清晰地浮在他的眼前，仿佛看见她在微笑，又仿佛蹙着眉，变成怨恨的样

子。这一切，固然在他的记忆里刻划得很深了，一想起她，那十年共同生活的一切，清晰地一一记忆起来。那时候，即使偶然有一点不幸的事故，也是很平静地就过去了。她死后，生活就不象过去那样自在，生活里最珍贵的，就是对她的回忆。刚才给孩子们一说，对她、对孩子，心里更有歉意。连孩子爱吃的糖，也忘记买了。

这时候，大的孩子好象忘却了刚才的失望，走到他身边说：

“爸，我们学校下星期天到龙华去旅行，你不是说过同我们去玩吗？”

“春假我同你们玩两天，好不好？”

“好，可是你不要忘记哪！”孩子又想起三天没有买的糖了。

“哪里会忘记呢？……”他抚摩了一会孩子的头，又说：“停一会有个客人来，我们就一起出去吧。”他正没有机会对孩子说这句话，已经为难了好一会咧。

孩子喜欢得跳了起来，那小女孩听着，也从外面进来了，性急地问着哥哥。

“今天爸爸有客人来，同我们去散步咧。”他一边抚着父亲的膝头说：“爸爸，来的是什么客人呢？”

父亲踌躇了一下，“这里还没有来过，那客人一定很喜欢你们，你们等着吧！”

孩子们是最没耐性的，一听父亲说这样的话，便焦躁地等着客人。在失去母亲的家庭中，虽有陆妈管领着，可是孩

子们总觉得太寂寞了，所以一有新鲜的事情，便格外高兴。最后还是父亲哄着他们到天井去玩皮球，才高兴地走了。

不一会，门铃响了起来，两个孩子争先走来嚷着说：

“有客人来啦！”大的孩子说过后，又回过头去，很生疏地望着来客。

父亲应着孩子的话走出去，当然是对孩子说过的那个客人，他自己招呼过后，很亲爱地俯下了身子，拍着孩子的肩头说：

“这就是方才对你们说的客人，你们都叫声丽姑吧！”

孩子都有点羞怯地叫了一声。客人是一个年青姑娘，穿着深红的旗袍，微髻着头发，长圆的脸，含着微笑，显得很温柔的样子。她走近孩子面前，把两个精致美丽的盒子分给他们。

小的孩子向盒子看了一会，笑着说：“爸爸，是巧格力吧？”

“对啦，你高兴了吗？”

孩子看了看含笑的父亲，又看看那微笑的客人，似乎感谢给了她满意的礼物。后来看见父亲陪客人在客室里坐下了，陆妈送过了茶，两人便退到了书室。难得有女客来的家庭，而且每人又得到一盒爱吃的东西，他们格外的兴奋。

“哥，我欢喜你那盒，你看，你的盒子有红花，我那个不是红的，”女孩子拉住了哥哥的手说。

哥哥给她这么一说，好象真的自己一盒比她的好。

“那么我们都拆开来吧，看看可都是巧格力？”

糖是一样的糖，妹妹便不再说话了。他们各人含了一块，跑到客室那边去。父亲正和客人亲热的谈着话，父亲的快乐样子，在平时是难得见到的。看见他们走来，父亲笑着望他们一眼，又向客人说：“参观一下我们的书室吧！”客人便站起身子，挽了女孩的手，父亲走在前面，把每样东西指点给客人看。

“我一回到家里，总是在这儿工作，东西凌乱得太不象话了。”

客人还是高兴地笑着，点着头。那女孩子老是仰起脸看他们说笑，忽然她记起衣架那边母亲的照片，便撒娇地对客人说：

“那边还有妈妈的照片！”

客人向小手指示的地方看去，那是一张年青女人的照像。那有力的眼神，短短的头发，嘴角上挂着微笑，显得很果断。女孩子仍旧望着客人，哥哥向母亲的照片看了一会，也回头看着客人；他们以为客人一定要快乐地称赞他们的妈妈。可是他们看见客人的笑影淡了下去，向父亲看了一眼，拍着女孩的肩头说，

“你们爱妈妈吗？”

“哥哥说妈妈会做外国点心的，丽姑，你吃过吗？”女孩子还指着那张照片，两颊红红的含着笑。

那爱娇的模样，做父亲的人觉得她比往常格外可爱，便把她抱了起来，在她额上轻轻地吻了一吻。

“爸爸你刚才说过的，到哪里去呢？”她拍着父亲的

脖子。

“啊，你记性真好！”父亲把她抱得紧紧的。

四个人，一起往公园去了。在回家的时候，他们送客人上了车，客人牵了父亲的一只手，真是难得有的高兴呢。

“爸，丽姑是你的什么人？”大的孩子问了。

父亲向两个孩子看了看，才慢慢地说：

“你们喜欢她吗？”

“我喜欢的，爸爸。”女孩子说。

“我告诉你们，她就会做你们的妈妈了！”父亲迟疑一会，终于带着不很自然的声音，这样说了。

“妈妈？”大孩子惊奇地问，他看着父亲的脸。

这时，父亲正也看着孩子的脸，那孩子的惊奇，使他有点不安起来了。

“是啊，你们没有了妈妈，不是常常觉得不快活吗？丽姑做了你们的妈妈，她一定很爱你们的。”

孩子都不说话了，女孩子只觉得这是新鲜的事情，她还记得丽姑给她一盒巧格力时的微笑，她也记得丽姑慈爱地抚摩过她的头和小手。那大的孩子，虽然也看见了丽姑的亲热，但一想到一个生疏的人来做他的妈妈，小小的心灵上，总觉得有点不自然；而且一说到丽姑会做他的妈妈，他不能不想到自己的妈妈啊，妈妈的容貌和爱抚，他还记得很清楚，想到这一切，便看了看身边的父亲，低下头不作一声。

二

在晚饭的时候,女孩子问爸爸,丽姑会不会唱歌,会不会教她许多玩意,只有哥哥不说什么话,他有时对爸爸望望,有时也向妹妹望望。这大孩子的沉默,不能不使父亲有点注意,在八岁的孩子心中,一定觉得有第二个母亲不是一桩快乐的事吧。父亲好几次望着他想说什么话,终于不知道说什么的好。

晚上父亲临睡时,照例看看两个睡熟的孩子,他在大孩子额上吻了一下,轻轻地说:“明,你不要以为爸爸变了,对爸爸有点生疏起来,爸爸仍旧是往日一样爱你们的爸爸啊!”他把孩子的手小心地放进了被窝,然后看到那小的一个,她侧着脸,略微张开了嘴,好象还留着白天的快乐。他把那些短发撩开了一点,在她额上也印了一个吻。他自己也就睡去,可是今天精神太兴奋,无论如何总不能使自己安静下来。在孩子面前把久藏的心事说了,却不知为什么好象做下对不起他们的事。他记得自己常常对孩子们讲着亡妻在世的事情,他也常常教孩子们纪念妈妈,想想妈妈的许多好处,孩子们对妈妈的怀念,已经深深埋在心里。现在一告诉他们丽姑会做他们的母亲,那大的孩子不是有点不自然吗?在这事的进行中,第一次触到了悲哀。对于亡妻,他没有忘记过,亡妻的音容笑貌,有哪一天他没有忆念呢! 无论怎样细小的事,他回想起来都觉得十分美丽,妻是那么娇美而温

柔,她常常说这样一句话:“你觉得幸福吗?”可是,幸福跟着她一块儿走了。所以对于亡妻留下的孩子,他格外的宠爱,四年的独身生活中,也多少尽了点母职呢。起初的两年,无论朋友们怎样劝解,他总拒绝第二次的结婚,现在那悲哀毕竟也慢慢地淡了下来,孩子也需要一个妈妈。

亡妻的情影,又鲜明地映在他的心头,他为自己辩解,这再度的结婚,并不能算是对于她的忘情,假如她能明白自己的苦衷,也不会苛责的吧!

从那天以后,在孩子的心中,常常想到那新的妈妈了。大孩子想,丽姑会不会和自己的妈妈一样,抱着妹妹,爱抚着自己,唱着软软的催眠曲?现在爸爸说要有新的妈妈,于是对于自己妈妈的怀念,更加深了起来,觉得自己的妈妈更可爱了。

“哥,丽姑几时来做我们的妈妈呢?”妹妹问他。

“我不知道呀!”

“她和我们的妈妈一样吗?”

“我也不知道呀!”

妹妹向哥哥看了一眼,生气地跑开了。

他真的也想问问爸爸,丽姑几时来做他们的妈妈呢;可是几次要问,到底没有问过,因为他觉得爸爸不是先前的爸爸了。爸爸不再那么高兴地跟他谈这个,谈那个,他温书的时候,爸爸也不常看着他,问他许多问题,虽然爸爸仍旧那么和气快乐,说话却不象先前一样多,常常把他呆看好一会,他不明白爸爸为什么变成了这个样子。